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# 墨刻的时光

□文铭权

从我很小的时候起，不少在黄泥河赫赫有名的八字先生，都曾成为家里的座上宾。他们喝着父亲倒上的苞谷酒，剥着母亲端出来的煮花生，然后信心十足扳着指头，掐算和展望着我美好的未来。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多年后，当我如期到达某些重要人生节点时，对照那些预言，百态百出的现实简直是云泥之别。

但我对当年他们的信口开河一点都不记恨。毕竟，我至今都不清楚自己准确的出生时间。曾经问起外婆和母亲，她们共同回忆很久，然后肯定地答我，你是在农村吃“暗晌午”时候出生的。

后来我读师范时讲授古汉语课的余定顺老师说，这个“暗”应为同音的“晏”，是“早晚”中“晚”的意思。故乡把一日三餐的大致开饭时间，分为早饭、晌午和夜饭。晚于相应开饭的时间，就叫“暗”。

我曾经试图将黄泥河人执行的时间，与东八区标准的北京时间精准对应，但都失败了。为此，我对父母耿耿于怀，生我的时候咋不看看手表上的时针呢？毕竟，童年的我，左手腕上都有一块用墨笔画的小手表呢。

我的第一块小手表，是修表匠何师傅送给我的。

栽秧时节，负责在秧母田里扯秧子的父亲，不小心将手表掉进了田里，便叫我们兄妹都过来帮着找。我挽起裤管在秧母田附近摸索，很快脚趾就在泥里夹到了它。我可不希望这份自由自在瞬间就结束，便不露声色，悄悄把表放裤兜后，继续逮鱼捞虾，尽享满田清凉和无尽童趣。

第二天逢场，父亲带上我和那块破损的手表上街。黄泥河场镇有好几家临街的修表店铺，还有几个摆摊的，但父亲径直去了何师傅那家。

何师傅的钟表店藏在老街的巷尾。店铺不大，几张老旧木桌，几个摆放着各式零件的抽屉。墙上挂满各式各样的钟，其中最打眼的是一台老式机械座钟。座钟内，偌大的钟摆左右摆动。每隔一阵，会发出清脆的报时声，空气中顿时弥漫着机油和时间的味道。

店铺门口，是一台历经岁月磨砺的老式修表机。身高只有一米左右的何师傅两脚悬空，坐在高板凳上，一边接揽生意，一边对钟表进行修理。他的额上斜箍着一根橡皮筋，筋绳上吊着一个特制的独目放大镜。

接过父亲的手表，何师傅拧开表盖，用镊子熟练地把表拆开。然后把额上的橡皮筋扯下来，将放大镜嵌在左眼上下眼皮间，眯眼右眼，单眼审视表内每一处细节，再用细小的工具轻轻拆解。每一个动作都从容不迫，仿佛在与时间对话，倾听它的故事。很快，父亲的手表焕然一新，一度暂停的时光旋律再次滴答起来……

父亲戴上新手表，高兴地去市场买东西。跟在后面的我，趁他不注意，又跑回到钟表铺前打望。

把放大镜重新推上额头后，何师傅笑眯眯地问我，小朋友，像你爸爸那样的新手表，安逸不安逸？喜欢不喜欢？

安逸，喜欢！

好，我送你一块。喜出望外的我，高兴得

差点跳起来。

何师傅叫我跨进店铺大门，靠他更近一些。他握着钢笔，在我的左手腕附近画出一个标准的圆圈，在圆圈内均匀地分出刻度。又在圆圈的正中央点上一个小黑点，再画出一长一短两根箭头。

“去，把饭桌上放的那瓶红墨水递给我，给你配一根漂亮的红表带。”接过红水瓶，他环绕我的手腕，画了两条笔直粗壮的红线，又像在铁轨中间安放枕木一样，添加上不少横线。画完后，他叫我退后两步，反复转动手腕的方位。隔不久，他叫我再次靠近，用钢笔蘸上黑墨水，在向着指尖方向的圆圈外，点了一个很粗的方形墨团。

这是发条，记得每天要拧紧哦。他笑着提醒我。

回到家里，我时常把新“手表”放在耳朵边聆听。它像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，我分明能听到秒针的每一次嘀嗒跳动，都充满着韵律和美感。为了让他保持长久一些，早上母亲叫我洗脸，我都单手提拿热水里的毛巾；上体育课时也经常梭边边，以避免大量出汗。但无论我怎样呵护，它仍然很快变得面目全非。

戴上新手表的父亲，也依然不守时。新学期开学第一周，他是负责敲钟的值周教师。可有一堂课竟然超过10分钟了，下课铃声依然没有响起。还是另一位老师帮忙，铃声才仓促地响起。原来，作为民办教师的他，瞅着那堂正好没课，赶紧去自家田坎上翻晒谷草，忙碌中把时间搞忘了。

越来越多的黄泥河人家挂上了闹钟，手腕上戴上了手表。但钟表上显示的时间形同虚设。农忙时节，夕阳西下，农人还在田间忙碌。直到月上东山，家家户户的房顶上，这才升腾起袅袅炊烟，开始煮“暗夜饭”。而在农闲的多数时候，天刚擦黑，各人就吃了“暗夜饭”，整个村庄很快安然入睡。

走过四季，爷爷盯紧农历里的每一个节气，催促着他的后辈赶在这一天到来之前，如期进行农事活动。而杨家沟的柯大妈老两口，一有空闲就编织暖手的烘笼。他们的儿女都远在重庆工作，只有每年春节，儿女们才会如约而至，回到黄泥河来看望他们。从春天开始，柯大妈便时常爬上屋后的张飞岭垭口，期盼冷冽的寒风早日到来。那是她时光摆里走得忒快的指针。

母亲帮我把左手洗得干干净净后，按照我的表述，用墨水复制出一块块“手表”。但线条歪歪斜斜，完全是大写意。墨刻的手表，凝固的时针，挽不住童年无忧无虑地流逝。成长的青春，如同一首激昂的诗篇，势不可当。

在我初中毕业被师范录取那年，远在攀枝花的舅舅送给我一块上海牌19钻手表。临近暑假结束的一天，我一路小跑来到何师傅修表店，见他还在那台老式修表机上忙碌。阳光透过斑驳的窗棂，定格着他专注的表情。

一个人上街来？你爸爸呢？时隔多年，何师傅还是一眼认出檐口下徘徊的我。

我一个人。

找我有事？他笑眯眯地望着我左手佩戴的新手表。

没。我就路过。

我匆匆地离开了修表店。我知道，那段墨刻的时光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
（本文作者供职于四川日报报业集团）

□张廷赏

结识老董纯属有点意外，我们都在某杂志社读者群里，有一次该杂志有福利活动，仅有五张到某剧场的电影票，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到一张。

由于我赶过去有点远，便加了群里其中一位，就是老董，委托他先把我的票领出来。之所以加他，是他在群里沾沾自喜地说，俺自己也抢到一张。我们从此便结缘有了交集。

他一遍遍发微信，问我到哪里了？还把自己的电话发给了我，但说到了不要打电话，看电影会把手机调静音，又告诉我票是在几排几座。他事无巨细地关心和呵护，我由衷地想起这么一句话，“有一种朋友，叫萍水相逢。”结果我下车后慌乱中走错了方向，明明是老舍剧场，我却去了老舍茶馆，如此耽搁，当我赶到剧场，电影早已放映。

到达后我给前台说了原委，也许是电影早已放映大半，那小姑娘很通情达理地又给了我一张票。于是我对那位朋友微信留言：我进来了，不打搅你了。

为了向他表达感激之情，之后我特意邀请他来单位坐坐喝杯茶，姑且认识一下。两天后出现在我面前的老董，六十岁左右的年纪，身穿白色格子衬衫，一头白色自来卷头发，胡子也白了，整个人洋溢着天然的艺术美感。再仔细一打听，他原来在文化馆工作，早已退休，是个戏迷。我也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了，我特喜欢看文艺片，期望以后多多提供类似的演出。

老董没有食言，每天都把各种戏剧、舞剧、话剧、音乐会、交响乐的赠票发给我，有国家剧院的、院校的、文化馆的、社区的等等，时间、地点、定位都发得一清二楚，我按图索骥即可。有的还借花献佛，把票赠送别人代去看吧。

在南锣鼓巷剧场看的北京京剧《文天祥与忽必烈》，现在还让我大呼过瘾。该剧围绕南宋王朝瓦解，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以威逼利诱种种手段劝降文天祥，并意图借此瓦解天下抗元浪潮，帮助元朝统治。文天祥遥望故乡心怀故国誓死不屈，并作《正气歌》以明志节，壮烈成仁。演员们跨越时空的精彩演绎可圈可点，剧中的人物关系和感情戏码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，让人感觉很真实。

在三里屯爱乐汇轻音乐团，那位美女主持人兼中阮乐器的演奏者，也让我过目难忘。其主持风格注重幽默元素的融入，带动的现场气氛很是活跃，也展现了她独特的魅力和实力。她在介绍琵琶时娓娓道来，说琵琶旋律优美动听，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，常常以其舒缓

的节奏和柔美的曲调打动人心，随后开玩笑：“大诗人白居易都说琵琶，行！”顿时引得满堂喝彩会心一笑。当介绍最后一位出场的演员时，说他是我们演员中最老的，并马上改口说：“大家别误会，不是人最老，而是他手中的乐器最老！笛子是迄今为止发现最古老的汉族乐器，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”，就这样给我们普及起笛子的由来。在乐中看，看中乐，让我受益匪浅。

老董的赠票信息铺天盖地，有点儿眼花缭乱，我也有的放矢“霸道”起来：地点偏僻的，不喜欢看的，时间不凑巧的，便谢绝；当然亦会舍近取远，会争分夺秒地赶场。老董有时便很不满，说我挑三拣四难伺候。他的意思不言而喻，免费的，你不珍惜！哈哈，我一点儿不计较他说什么，只要能免费看戏，足矣。

爱人见我早出晚归频频外出看戏，不由好奇地问我，这朋友是干啥的，哪里来的如此多赠票？她让我送点茶叶给人家表示表示，于是我照办了。老董也是照收不误，喝了我的茶，提供的赠票信息量，更让我应接不暇，分身无术了！

老董一天天沉醉在戏台之下不能自拔，他走马灯般游走在各个剧场，宁可一日无肉，不可一日无戏。他的微信名是“混在剧场”，这可是名不虚传。他神通广大，与各个剧场都有丝丝缕缕的关系，还是几个群的群主，每个群都人满为患。还有群规：凡是乱发广告的，凡是接龙抢到票占用名额不去的，都会被踢出群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这座城市共有300余家影剧院，其中电影院200余家，剧院近100家，而小的更多如牛毛，有的闻所未闻，有的不曾去过。虽然去看演出，我费时间、地点、定位都发得一清二楚，我按图索骥即可。有的还借花献佛，把票赠送别人代去看吧。

不知不觉，我也混在剧场里了，爱上了那传统戏曲的婉转唱腔与现代舞台的绚丽光芒，还爱上了光与影的浪漫，爱上声和乐的旋律，更重要的是很享受这种免费带来的快感，生命也因此更加丰盛和精彩。不过我有时也很疑惑，那些在剧场里看演出的各位观众朋友，是否和我们一样都是“滥竽充数”的啊。

人生如戏，有些人醉心演戏，有心人喜欢看戏。戏剧是生活的浓缩，舞台上演绎的是人间悲欢离合，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，我或许与老董一样都是在戏剧中忘掉自己，又找到自己吧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会员）

【局域网】

## 混在剧场